

馬明-西比利亚克选集

糧食

上海文艺出版社

糧

食

〔俄〕馬明—西比利亚克著

左 海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И. Мамин-Сибиряк

Хлеб

本書根據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емь томов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年版本譯出

糧

食

原 著 者 [俄]馬明-西比利亞克

翻 譯 者 左 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張：16 7/16 插頁：1 字數：363,000

1959 年 10 月第 1 版

195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冊

統一書號：10076·1078

定價：(九) 1.70 元

內 容 提 要

馬明一西比利亞克是十九世紀後半期杰出的俄羅斯作家，他的作品曾獲得列寧的好評。糧食是他最優秀、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也是他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他寫這部作品前後有十多年，曾對烏拉爾一帶人民的生活，特別是糧食情況作了深刻而細致的研究。

作者通過書中的主角加拉克季昂一生的遭遇說明了烏拉爾地區資本主義發展的幾個階段，揭露了資本家的種種丑惡。加拉克季昂本是一個鄉下大磨坊主的兒子，因為不滿意父親包辦的婚姻，又不願做面粉商，便離開父親，流入城市，受到一個大資本家的賞識和僱傭。在大資本家的熏陶之下，他一步步地學會了人吃人的社會制度下那套生財之道。開始他只是參與資本家那種鉤心鬥角的傾軋，最後竟至於以敲榨勒索的手段，取得一大筆資金，販運大批的糧食，企圖趁廣大人民鬧飢荒的時候撈一票。可是他的罪行被揭露了，他畏罪投河自殺。

本書不僅深刻而廣泛地描寫了資本主義在烏拉爾的發展情況和當時社會上的形形色色，而且还寫了資本主義給人民帶來的嚴重災難：饑饉盈野，瘟疫流行。雖然作者對飢饉的描寫着墨不多，但已使人不堪卒讀。這部作品最鮮明的社會意義，就是它生動有力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控訴了革命前俄國那種人吃人的社會制度，並且徹底地粉碎了民粹派的那種俄國沒有資本主義的反動說教。

目 次

第一章.....	1
第二章.....	96
第三章.....	185
第四章.....	275
第五章.....	361
尾 声.....	448
关于“粮食”.....	511

第一章

“你打哪儿来的，老大爷？”

“我嗎，是上帝造的……”

“上帝造，皮来包，是不是？……你們这一伙上帝造的家伙我們全認得出来……痛快些說吧，是不是流浪汉？”

“說老实话……誰保險不坐牢不吃伸手飯，好兄弟。是涅尔欽斯克附近矿坑里逃出来的。”

“这样說还象些……是苦役犯吧？”

“还用說：不論白天黑夜沒有一刻安靜。”

“没什么吧，我們會讓你安靜的……等会儿請你見长官去，馬上就会判你坐上几天。”

一群农民把老头团团圍住，詫异地打量着他。也怨不得他們要詫异。这弓腰曲背的干癟老头子不时露出微微的笑容，眨着眼，而且有問必答。他的服装也有点古怪：一件藍粗布长衬衫一直拖到膝头下边，衬衫下面什么也沒有穿。脚上套一双乡下女人穿的长統袜，一双西伯利亚式的暖鞋。衬衫外边罩一件杜織的半毛織品的工作服，戴一頂庄稼人戴的白毡帽。背上挂一个不大的背包在搖搖晃晃。他一手拿一个樺树皮做成的小圓盒，另外一只手里拿一根长櫻木手杖。总之是个古怪的人物。

“你要这个桦树皮盒子干吗，老大爷？”

“桦树皮盒子吗？……这东西可不简单。这是个秘密……就是它，就是这只桦树皮盒子把我贖出来了。”

“他刚才拿着那个盒子不知在河灣里搞什么鬼，”一个麻臉的年輕农民插嘴說。“我們在割草，可是从坡上望得見他在草丛里走……这么用手遮着太阳光尽着打量那条河，接着蹲下来，又对盒子里瞧瞧，这样，我們就把他抓住了，后来……唉，这家伙不简单。他那个桦树皮盒子里盛的是水……”

“老大爷，干吗你尽着打量我們这条河？”

“这条河好，我剛才瞧了瞧……噯，太好了！……这样的河說不定找不到第二条吧……瞧着它真高兴。”

老头不停地眨着眼，望望那些农民，微微一笑，又說：

“我是一个小老儿，我有一个圓盒儿，哪个听我胡說八道的，就是一个傻瓜儿……嘻！……噯，我說个謎語你們猜吧：‘自己赤身露体，衬衫藏在怀里’。村子里沒有人猜得着……唉，小傻瓜，小傻瓜！……你們捉到一只鳥，又不知它是只什么鳥。这样，你們哪里捉得住它呢……”

“跟他胡扯些什么！”一下子好几个人講。“送他到拘留所里去，等一会弗列貢特·瓦西里奇来了会审問他的……这老头的头脑不大那个……”

“这家伙真有意思！”另外几个人插嘴說。“說起話来可真順溜……他装傻，老东西！”

这一幕发生在街上，就在苏斯隆乡公所門口。这是夏天一个傍晚，时候已經不早了，割了草回家去的农民也不再到街上来耽擱：辛苦了一天，全想休息了。只有从刈草場上把老头带来的那几个农民跟几个好奇心特别强的人圍着那老头。苏斯隆是个

大村子，象西伯利亚旁的村子那样，有五百户左右，可是在农忙的时候村子里冷清清的。

“放他算啦，捉个老头子有什么好处？”人群里有人说。“知道他还能活多久？半死不活的……”

“别放，小傻瓜！”老头笑起来。“两只手紧紧抓住我……一放手就别想看见我了。”

“不，等弗列貢特·瓦西里奇来了再说，兄弟们！……这件事让他来办，我们暂时把他交给瓦赫鲁希卡。”

乡公所的門警瓦赫鲁希卡这当儿一直坐在台阶上，听着那些农民七嘴八舌地嚷，他只是不关心地呼着那根兵士用的短烟斗。直到农民们决定把这个来路不明的人物送进拘留所去，他才悄悄地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抓住老头的衣领，默默地领着他走上台阶。大体上说来，瓦赫鲁希卡是个性情阴郁的人，做起事情来总是一肚皮委屈的样子。乡公所那扇有裂缝的門正想把牺牲品吞下去的当儿，忽然車声磷磷，一辆长长的大板車向着乡公所驰来了。农民们連忙脱下帽子。馬車上鋪着新鮮干草，坐在上边的全是要人：在最前面的是乡公所的录事弗列貢特·瓦西里叶維奇·扎瑪拉叶夫，一个闊肩膀的麻臉汉子，穿一条絨布灯笼褲，一件質料不很講究的綢衬衫，戴一頂灰色的、軟軟的、小羊毛織成的帽子；苏斯隆神父瑪卡尔，瘦瘦的，皮肤晒得很黑，有一个长鼻子，紧挨着录事坐着，倒象一个葷子；后边是磨坊主叶尔米雷奇，身材高大臃肿，头发、眉毛睫毛全是淡黄色，臉上現出懶洋洋的神气。录事对站在台阶上挂着背包的老头瞧了一眼，頓時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捉到一个流浪汉？”他簡單地問。

“可不是，弗列貢特·瓦西里奇……他象小鴨子似的給抓住

了：兄弟們从刈草場上把他帶來的。主要是這個人不很簡單。夏天有流浪漢在克留切瓦雅河邊上經過原不是希罕事情。他們總是差不多模樣。可是這個家伙有點古怪，他叫我們大伙兒小傻瓜……”

“喂，你這個聰明人，走過來！”录事吩咐。

老头走近馬車，眯着眼，注意地瞧了瞧坐在車上的名人。

“你倒是個聰明人，就是不懂規矩！”录事大喝一聲，一邊揚起鞭子，把老人的帽子打落下來。“你知道跟哪個講話嗎，老渾蛋？”

“我沒有跟哪個講話……”老头大胆地回答。“況且我這件粗布大褂也不配跟你那件綢衫子講話呀。”

“你是什麼樣的人？叫什麼？”录事大聲問他。

“以前我叫米赫……”

“姓呢？”

“誰知道……”

“記不得出身了嗎？”

“哪兒還記得呢，好老爺？我出世了這麼許多年……”，

“跟他嚼蘇些什麼！”磨坊主叶尔米雷奇打着呵欠，懶懶地說。
“送他到拘留所里去，弗列貢特·瓦西里奇，明天再問……我跟瑪卡尔神父急着要喝茶了。流浪漢在我們這兒經過是常事……”

“你信的什麼教，小老头？”瑪卡尔神父問他。

“我是信的基督教，老人家。”

“正教嗎？”

“差不多。”

“瞧你那模樣兒就是個信正教的。那副嘴臉……”

“唉，各有各的模樣。”

“是你们那伙里的，”瑪卡尔神父对磨坊主叶尔米雷奇心平气和地说。“他回答的时候多么大胆，偏偏来历不明。”

“去他的吧！”磨坊主懒洋洋地拉长了调儿说。“你们才高兴跟他噜苏呢……我只想喝茶……”

录事对瓦赫鲁希卡做了一个意思很明确的手势，这个来路不明的人就走进乡公所的门里去了。农民们一直光着头站在那儿，直等到那辆马车扬起一阵灰尘，走得无影无踪。他们又站了一会，七嘴八舌地讲着，然后慢慢地踱着回家去。这当儿太阳已经下去了，河面上飘来一阵凉风。有些农舍里已经点上灯火。一群群从田里回去的牲口一边叫着去了过去。一个农民的工作日又算完了。

拘留所就在门警瓦赫鲁希卡住的小屋子旁边。这是一间低矮、郁闷的小监房，地板上铺着干草。瓦赫鲁希卡把来路不明的流浪汉往监房里一推，那个有老大一会还看不清周围是什么样子。一个有铁栅的、极小的窗子几乎透不进光来。老头把干草扒到角落里，卸下背包，坐了下来，好象回到家里一样。

“谢天谢地，给了我一个安身的地方……”他一边哼，一边喃喃地说，“那有什么，这个地方挺不错。”

这当儿，瓦赫鲁希卡关上进口处的门，点燃了短烟斗，一边吸烟，一边在爐子旁边一张条凳上躺下休息。他满以为象平常那样马上就会睡着了。

“喂，当兵的，你睡了嗎？”拘留所里有人在说话。

“睡了，什么事？”

“你当过兵的吧？”

“当过的……你再敢讲话！……”

接着是一片静寂。瓦赫鲁希卡叹了口气。这些流浪汉究竟

是上哪儿去的呢？每年到拘留所里来的总有百来个。只是道道地地的流浪汉经过这儿总在深秋，那时候清晨薄暮已经有点寒意了。可是这个老头不知怎么好象有些糊涂似的。瓦赫鲁希卡躺在那儿想着想着，可是老头又在禁闭室里曼声唱起来：

· 彼新郎兮中夜降来，奴仆蒙福兮尚未成寐……

“嗨，你等着吧，捣蛋的家伙！”瓦赫鲁希卡呵叱他。“这时候还大呼大喊……”

“我在唱圣诗，当兵的……你听我讲：那个‘蒙福的奴仆’，他看见主的时候‘尚未成寐’，可是你呀，你却在打瞌睡，这是一点……第二：‘何斯人之愚昧兮，乃心灰而气馁’……你懂得吗？”

“歪缠！”瓦赫鲁希卡咕囔着。

接着又是一阵静寂。听见大车沉重地在街上经过。远处村子里的狗叫个不住，声音好象从地底下传来的一样。

“你不是本村人吧，”老头一边问，一边在干草上躺下。

“你怎么知道？”

“瞧你的脸就知道了。……这里的人是吃小麦的，他们有錢，可是你那張脸呀，不象是过舒服日子的。说不定平常只吃面包干跟粗盐，有时还得吃点草吧。”

“我是切尔敦人……这话倒是真的。我們那边地方苦。地土寒，出产不好。我瞧你这老头呀，真是老奸巨猾！”

“我老奸巨猾也不碍别人的事……你们那个神父不是很有錢嗎？”

“神父有錢……单說馬吧，差不多有三十四，还种一百多亩^①田。神父的谷子也不少，总有上三年的粮食堆在谷仓里。”

“录事呢？”

“录事也很有錢……究竟哪个更有錢些，那就說不上来了。他們的生活才闊綽呢，倒象天天在过送冬节^②。……这儿的农民日子也很舒服，說到土地，那是再好沒有了。这里連施肥这句话也沒有：一切东西全是地里自然长出来的。这样的地方真是难得……全是自由农，份地多——說來說去，这儿的人全是吃小麦的。种稞麦只是为了出卖。……你問这些干嗎？你这人真爱歪纏！”

“你們那个磨坊主是个坏蛋：他的手有点不干不淨。”

“你怎么知道他是磨坊主？”

“瞧他的皮靴就知道了：皮靴上有面粉屑，可見他是磨坊主。”

瓦赫魯希卡見这个来路不明的流浪汉观察力这样敏銳，吃了一惊，甚至坐了起来。竟有这样的老家伙：連深藏在地底下的东西他都瞧見了。后来，瓦赫魯希卡生气了：

“这呀那呀地盘問我干什么，你这恶鬼？明天弗列貢特·瓦西里奇就給顏色你看了……他会照顧你。等着吧，你这老奸巨猾。”

“上帝慈悲，逢凶化吉，当兵的！我說个謎語你猜吧：菜畦上坐个大嫗，渾身打滿补丁，哪个对她瞧一眼，頓時眼泪盈盈。喂，猜得着嗎？”

“白菜。”

① 指俄亩。一俄亩等于1.09公頃。以下各章同。

② 送冬节：古代斯拉夫人的“送冬”节，是迎接春天，迎接春季农忙季节到来的节日。希腊正教会曾把送冬节作为宗教节日，在大斋前一星期。

“唉，小傻瓜，小傻瓜，連这个也不知道！这是大葱。小傻瓜……喂，現在睡吧：有話明天再說。”

“你到底罵人干嗎呀？”瓦赫魯希卡嚷着跳起身來。

“我喜欢你，虽則我們萍水相逢……我一看見你就喜欢你。我們从来沒有見過面，見了面也沒有什麼好講的。懂得嗎？……嘻，嘻！……你愛吃馬鈴薯嗎？又不懂得嗎，當兵的……嘻，嘻！……睡覺吧，小傻瓜！”

二

早上，鄉公所的門警瓦赫魯希卡來見录事扎瑪拉叶夫的時候，扎瑪拉叶夫還沒有起床。

“昨天晚上來了幾個客人坐得太久了，”厨娘講給瓦赫魯希卡听。“嗯，他跟瑪卡尔神父還有磨坊主喝了不少酒。大伙兒一直鬧到天亮。死命地喝酒……叫我做了幾個魚肉餃子，他們就喝起酒來，叶尔米雷奇兴致好得很，他昨晚宿在我們這裡。”

瓦赫魯希卡這天情緒特別坏。他在門檻上坐下，一言不发地看着厨娘在生了火的爐子邊忙忙碌碌。他不时深深地嘆口氣，好象一头跑累了的老馬。

“有人說，昨天晚上我們苏斯隆人在河灣里捉住一個流浪漢，有這回事嗎？”厨娘呱啦呱啦地講，手裡的鐵叉也叮叮當當不住。

“你管閑事干嗎？”瓦赫魯希卡狠狠地說。

有人說瓦赫魯希卡跟录事家的厨娘有點不清不白。重要的証据是录事家厨房裡的包子不知怎麼到鄉公所門警住的小屋裡來了。不過瑪特烈娜雖然上了年紀，却是個寡婦，世界上只有懶漢才不胡說八道造寡婦的謠言。录事家五堵牆壁●的屋子給一

幢幢堅固的貨房圍繞着，這份家業真是再厚實也沒有了。扎瑪拉叶夫在蘇斯隆當了整整二十五年錄事，算是沒有白干。蘇斯隆錄事在附近一帶是很出名的。他續娶的太太是個城里姑娘，是從扎波里叶娶來的。扎波里叶的姑娘在烏拉爾很出名——既有錢，又時髦。扎瑪拉叶夫本來有錢，再加上太太的嫁資，生活舒服得不得了。

“嗨，老狗！”瓦赫魯希卡突然罵了一句，一邊從門檻上跳將起來。“原來他為了這個才問我馬鈴薯的，老鬼……哼，碰到這樣的家伙，還有什麼話說！”

後來錄事醒了，瓦赫魯希卡走到他房里，就在門檻邊報告他說：

“弗列貢特·瓦西里奇，不管你怎麼辦，我可有點害怕。”

“你害怕哪個？”錄事昨天大吃大喝了一頓，現在還沒有完全清醒，听了這話，有些驚異。

“害怕那個流浪漢。他講的那些話真叫我听了不痛快。整整一夜我差不多沒有睡覺。他一直在講些暗話叫我猜。他說：‘你愛吃馬鈴薯嗎？’我想來想去，他干嗎要說這話呢，後來好不容易想出來。他是指那次暴動。”

“指那次馬鈴薯暴動嗎？”錄事突然冒起火來。“吓，壞蛋！我不把他構成几截才怪呢！……我……”

“照我想，他是一個會妖術的。”

“哼，這個倒不相干！我要好好教訓他……你現在就上鄉公所去，我馬上來，喝了茶就來。”

“要是他難為我呢，弗列貢特·瓦西里奇？我害怕他。”

“去吧，傻瓜！”

瓦赫魯希卡在后脑勺上搔了搔，恭恭敬敬地退到門边。不一会儿，他那受过軍訓、挺得笔直的身子，在窗口閃了过去。

苏斯隆是外烏拉爾那些最最富裕的乡村之一，在克留切瓦雅河高高的右岸上面，风景幽美。一排排村舍照着西伯利亚的习惯，向着河的不是屋子的正面而是菜園，这在家务上是有作用的：牲口喝水不用走多远，女人打水也方便些。河边上有一座用白石筑成的教堂，这是附近最好的建筑物。从教堂里望出去，不但全村景物一覽无余，而且还能看到风景如画的河流、四望无际的田野和几乎密密地排列在克留切瓦雅河两岸的邻村象龙查村、扎叶沃村、巴克拉尼哈村等等。在克留切瓦雅河下游远处，叶尔米雷奇筑在茹兰諾夫滩上的次粉磨坊好象是个肮脏的斑点。磨坊后边高聳着楚拉柯夫村的鐘楼，宛如一支白蜡烛。在克留切瓦雅河上游，謝英斯卡雅河灣把苏斯隆村民的田产跟邻村的隔开了，昨天那个古怪的流浪汉就是在这个河灣里給捉住的。河灣上游，两岸陡峭，克留切瓦雅河好象給夹住了一样——这是普罗雷夫。夏天可以在这儿观赏苏斯隆村近郊的风景。

在四十年代，苏斯隆村成为奇特的“馬鈴薯暴动”的中心。这件事情起于部长一道命令，說一定要播种馬鈴薯。扎波里叶县里全是自由农，他們認為一定要播种馬鈴薯是对付农奴的办法。不甚了解情况的农民骚动起来，事情差不多波及全县。苏斯隆的农民特別奋激，一群人捉住了那个时候还很年輕的录事扎瑪拉叶夫，他們認為录事和神父藏起了沙皇的命令，因此把他当作禍首。用繩捆着他要拖他到克留切瓦雅河边去溺死他。在这生死关头，录事想出了个急主意。

“你們領我到乡公所去，我全給你們看！”他勇敢地說。

一群农民，有一千多人，领着录事走进乡公所，录事赶快往自己的公事桌后边一钻，把许多书本分摊在桌子上，更加勇敢地说：

“喂，现在你们依照法律逮捕我吧。这些是法律，全在这里。”

农民们慌了手脚，简直不知怎样对付这个狡诈的录事，他们叫骂了一会，开始向门口退去。

“兄弟们，我们回家去吧，”一个农民这么说了一句，大伙儿象海浪一样一涌而出，离开了乡公所。

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录事靠着这点急智保全了前程，也在同行里出了名。这样，他就一直留在苏斯隆，瓦赫鲁希卡提起马鈴薯便他想起了这件不愉快的事。

他匆匆地喝了茶，又跟客人喝了一小杯白桦嫩芽浸的酒，解解宿醉，就上乡公所去了。叶尔米雷奇跟在他后边。

“应该教训他一頓，”他俩走近乡公所的时候，磨坊主劝他。

乡公所旁边已经有好几个农民在等候录事，还停着一辆已经驾上马的农民的货车。苏斯隆乡公所里的事情是很忙的。录事平日走近乡公所去的时候总做出郑重其事的样子，好象统帅在指挥作战一样。他统驭农民很严，甚至叶尔米雷奇有事情弯进乡公所去，见了他都会自然而然地害怕起来。这天录事走进乡公所去的时候，拘留所里传来那个老头的歌声：

灵魂脱离身体痛苦，

灵魂沉溺在罪孽里更苦。

“是他，这个傻瓜，不知在做什么午膳，”瓦赫鲁希卡告诉录事。

扎瑪拉叶夫用一种恰如其分的尊严态度，在乡公所公事桌子后边自己的位置上坐下，磨坊主叶尔米雷奇算是一个旁听的人，在火爐旁边一張經常有人坐的长凳上坐下。叶尔米雷奇从前也是庄稼人，见了随便哪个长官总是謙卑而又恭敬，他瞧着朋友威风凜凜地受理事件，頻頻地叹息着。

“喂，把那个老家伙带上来，”扎瑪拉叶夫懶懶地說，他想装得尊严些，随手翻閱着收文簿。

瓦赫魯希卡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直了身子，向左轉过身子去。那个神秘的流浪汉，穿一件长衬衫，挂着一个背包，一手拿一个樺树皮圓盒，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堂堂皇皇地出現在录事面前。

录事装作沒有看見他，繼續在翻閱收文簿，后来很快地抬起眼睛来，严厉地問他說：

“流浪汉嗎？不記得出身了嗎？嗯……譚名呢？”

“柯洛包克❶，”老人勇敢地回答，一边淡淡地笑着瞧着磨坊主，“这是說，我是个沒名少姓的。”

“早听见了，”录事拉长了調儿講。“你們那一伙里沒名少姓的人多着呢，每年夏天总在克留切瓦雅河边上經過，出名得很。还有什么話要說嗎？有沒有身份証？”

“谷仓一扫光，米柜空堂堂——就是我的身份証。”

录事在桌子上捶了一下，大嚷起来：

“你別跟我繞圈子說廢話，老家伙，問你的时候，好好回答！”

“別对我大呼大喊，我胆子小……哇唷，我給你吓坏啦！”

流浪汉扭歪了臉，做出一副怪模樣。叶尔米雷奇禁不住在

❶ 意思是圓面包，也有流离轉徙的意思，見下面引的俄罗斯童話。